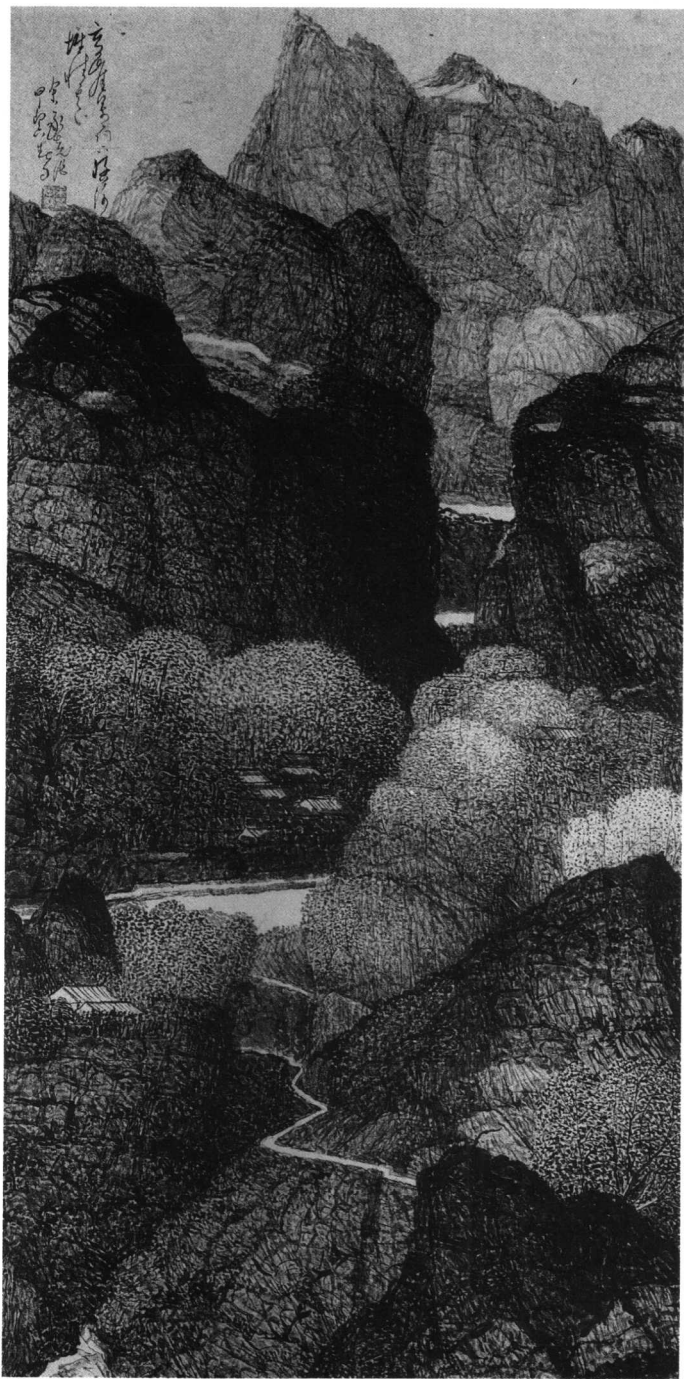


余承堯的世界



雄獅美術

編



余承堯的世界

雄獅美術 編

余承堯晚年以特殊的山水繪畫風格獲得藝壇的重視，也以繪畫成就最為人所知。實際上，他的詩作和書法同樣散發著中國文人細膩的幽思與豪情；他對南管音樂的熱愛與推廣，更於今年度獲頒教育部「薪傳獎」。

本書精選他的詩書畫作品和論樂心得，且將李鑄晉、李渝、董思白、葉子啓、黃春秀……諸位人士的評論與介紹文章收錄於內。此外，書末也附編一份中英對照的余氏年表，期使讀者能由不同的角度來了解這個凝練世界的內蘊。

Ninety-year-old Mr. Yu is an unusual painter. He has had no training, and yet his sense of structural design is first class. Such magnificent Chinese paintings you must have never seen. Besides this, old Mr. Yu is a poet, calligrapher, and a researcher of Nan Kuan music.

The creations of Mr. Yu and some reviews of connoisseurs are included in this book in the hope of leading more audience into his amazing world.

余承堯的世界

雄獅美術 編

序

余承堯先生，這位從五十六歲開始作畫，而今將邁入九十高齡的耆老，以其特殊的山水繪畫風格受到藝壇的重視，也以繪畫成就最爲人所知。其實，在他所選擇的三十餘年隱居生涯裡，除了繪畫，尚有多樣心靈活動充實著每個日出日落。正如傳統中國文人般，他讀史籍、吟詩、賦詩、寫字，同時又雅好南管音樂。對於他這充滿了畫意與詩情的精神世界，雄獅美術決定出版一本合圖與文於一的書，以展現其全貌。

全書首敘余承堯傳奇般的一生；繼而呈現他的詩、書、畫創作；最後收錄數位藝術史學者的評介文字，使讀者經由圖象與文字，能了解他多采的世界。

第一部份所刊載的前三篇文章，是介紹余老何以抉擇如此的生命情調；末篇則由余老親撰「南管音樂問答」，說明他對南管音樂的熱愛以及積極推廣的精神。

第二部份所精選的詩、書、畫作品，將直接引領讀者體會余老的各種藝術表現，不僅散發著文人細膩的幽思與豪情，同時反映著他個人剛毅、篤實、坦率的特質。

本書的第三部份——探討余承堯的山水內蘊——承蒙幾位研究中國藝術史的學者慨允轉載，而豐富了全書的內容。他們是：分別執教於美國堪薩斯大學和紐約大

學的李鑄晉教授、李渝教授；任職於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董思白教授，以及曾任教於台灣大學的徐小虎教授。他們嚴謹的分析與貼切的闡釋，適可幫助讀者理解余老繪畫風格的特質。

以他無師自通的繪畫為例，已與他結成忘年之交的董思白先生認為：「余承堯山水裏所呈現的視景，在中國近現代的繪畫發展史中，是極值得注意的變局。他的山水裏那種獨具一格的層次感，以及這個層次感所展示的壯觀與雄渾，帶給了觀者莫大的、許久未曾經驗的震盪。……在三十多年的繪畫生涯裏，他可以說是毫無外援。雖然他曾是抗戰時領御萬人的將軍；在他自己漫長的藝術戰場上，却是孤獨的單兵！」

雄獅美術於一九八六年初春，經由董先生的介紹，結識了余老先生，而後於當年及次年的秋末，兩度為他舉辦個展，可說是正式將他的作品公開於國人面前的畫展，以此也作為雄獅與余老深刻關係的一項紀念。

我們要特別感謝漢唐樂府的陳美娥女士與陳守俊先生二位，在整個編輯過程中，隨時提供寶貴的意見，並不吝給予我們各項協助。

而附於書末的「年表略編」，是編輯部根據多方資料及余氏口述整理編成的。其中由於音樂家梁在平先生提供珍貴的資料而更獲增益，使余氏對南管音樂的關懷得以有清晰的脈絡可循，併此致謝。

目錄

序

生命情調的抉擇

住在陋巷的隱士——余承堯的一生／葉子啓

鍾情於生命裏的真——余承堯其人／黃春秀

悠然見南山——余承堯訪談錄／黃秀慧

南管音樂問答／余承堯

獨創的藝術表現

詩

書

畫

探討余承堯的山水內蘊

記余承堯／李鑄晉

余承堯的才華與靈視／徐小虎

鐵甲與石齒的幻生——記余承堯的山水創作／董思白

試說余承堯創作中的「變」／董思白

明燈／李渝

誠意山水、情意山水／李渝

余承堯中文年表

余承堯英文年表

英文序

生命

住在陋巷的隱士

余承堯的一生

葉子啓

第一次聽到余老先生的大名，是在漢唐樂府負責人——陳美娥女士的家裏。

和往常一樣，美娥正興致勃勃地與我大談她學南管的種種，說著說著忽然手指著牆上一幅字說：「這是我南管的啓蒙老師余承堯先生寫給我的。」我抬頭望著那幅字，愣了一下，竟想不起任何可讚美的形容詞來（也許眉頭還皺了一下！）「他已經八十九高齡了！」美娥解釋，我才釋然地與她笑成一團，難怪他的字已有「返老還童」的跡象！

之後，美娥拿一本雜誌，翻至某頁，要我看余老師的畫。余老先生畫的全是山水，與中國文人畫的主題一樣，但精神與形式則完全走出了中國文人畫固有風格，可以說是自成一家。「全是余老師自己畫出來的，沒有人教他呢！」美娥的話，更加深我對余老先生的印象，我開始盼望能有機會拜見余老先生。

機會很快就來。一天，在辦公室接到美娥的電話，「晚上余老師要到我這兒，你要不要來啊？」，我當然要去！

那晚，我終於見到心儀已久的余老先生。雖已八十九高齡，但思考理路與表達能力都還十分清楚敏銳；隨和的性情，熱心教導晚輩的個性，使我得以跨越六十多個年頭的距離，與余老相談甚歡。

「我家裏煮了一鍋豬肉，你們明天到我那兒吃吃吧！」聊天聊到一半，余老提出邀請，美娥直拍手叫好，我則爲了能到畫家的居處兼畫室一遊，心中竊喜不已。因爲我想藝術家的家，必定是很好看的吧！況且我相信：一個人居處的陳設，多少可透露出他某些個性、價值觀與癖好來。

「但是我那兒沒你這邊舒適唷！」余老補上這句話，美娥只是笑而不答；而我則私下以爲這只是一句謙詞！一位藝術家的家，陳設儘管樸實無華，總還有其可觀之處吧！然而，那並不是一句謙詞，事實証明：我對余老居處的最保守之勾勒與期待，仍是過份高估了！當美娥興沖沖地推開他家門時，我竟當場愣在門檻邊，不知如何進退？眼前的景象，怎麼會出現在以陸軍中將退休的畫家的「家」裏呢！！

一進他家，門的右首處，是一張大木畫桌，上頭零散擺著些畫具與幾幅未完成的字畫；毛筆與顏料雜陳中，有一枚余老落款時用的章。轉角處，是三口層疊而上的大木箱，斑駁的外殼上罩著一層厚厚的灰塵，顯然是余老自大陸隨身攜帶來台的大箱子；小心翼翼將箱蓋翻開，赫然發現裏頭的書、畫，早已被蟲蛀得不成形，一幅字畫往往被攔腰蛀成好幾節！另一個書櫃，裏頭放的都是些古舊的線裝書，而這些書，不是蒙著厚厚的灰塵，就是包覆在層層蛛網裏。旁邊一張放著各式已生鏽的瓶瓶罐罐的桌子上，攤著一本書，其中一內頁，夾著一整片砂糖，周圍則密密實實地擠著一大群忙得不可開交的螞蟻。桌邊一張椅子上，放著一堆髒衣服；再旁邊一張躺椅上，衣物、紙張雜放，是他的座椅；緊鄰座椅的是三尺高的鐵皮垃圾桶。由於他不僅以能自己動手爲健身方式，更視之爲一種美德，所以儘管年歲已高，所有的家事都還是自己動手做。接著是廚浴設施，相當整潔。至於由衣櫃隔出來的小小臥鋪間，則給人一種陰潮的感覺。衣櫃外還有一張

床，上頭堆放著數十卷軸大大小小的畫，據說都是美娥兄妹倆爲余老整理的。

余老究竟是何許人也？中將退伍，竟捨陽明山上之別墅、轎車而不就，寧願住在中和雜小的陋巷中，不求名、不求利，只一心一意追求繪畫的精神領域，余老究竟是何許人也！

然後，那一整個下午，我們都沈浸在一種懷舊的氣氛中，因爲就在那天午後，余老先生坐在他那年久失修的躺椅上，在窗外綿綿細雨的淅瀝聲中，娓娓地道出塵封已久的往事……。

×

×

余承堯於民前十三年，生於福建永春尚鄉一耕讀世家中。四歲失怙恃，由祖母一手撫養長大。兒時，總待在家，幫忙砍柴、耕田、養養豬狗。偶而，也跟着鄰街的師父練練詠春拳。雖然並未正式拜師學藝，基本的架式倒是比得有模有樣。練拳，除了健身外，最大的用處，大概就屬有一回家裏要蓋房子，鄰人硬加阻擋，謂房子蓋起來會破壞他們家的風水。兩方爭執不下，只得相約以打架決勝負。一場男女老幼夾雜的羣架於是展開，余承堯的詠春拳亦派上用場。最後，余家險勝，新房子也蓋了起來。

十三歲時，余承堯到一木匠家，學做木器與漆器。老闆非常富有，但是心地不好。他在那兒工作，曾連續兩個月沒吃過飯，只吃些粥和芥菜，即便連頭家殺豬公拜拜的日子裏，吃的仍只是粥和芥菜；更有甚者，原先說好一個月三塊錢工資，誰知到了新年，却只給七毛錢，就打發他走。

雖然在外面工作，常受到大人們不公平的待遇，但是余承堯仍十分敬重、照顧老年

人。當時同鄉有一老翁，約八十餘歲，可憐他兒、媳均先他而去，剩下孤零零一個人，乏人照顧。余承堯得知後，一得空，便挑柴到城裏賣，然後將所得悉數贈予老人家。老翁因此常對他說：「上天保佑，讓你活到一百歲！」

由於家道貧困，出外工作又常受人欺負，所以他在十四歲時，發願讀書，開始進小學受教育。不過兩三年，即升上省立永春十二中念中學。當時由於家貧，肚子餓時，常無糧果腹，只得猛灌白開水聊以充飢。而身上穿的那套衣褲，竟就是他所有的衣物了！因此，他幾乎是天天穿著同一套衣褲上學的。只在天氣好時，趕緊到溪邊，脫光衣服，搓洗乾淨，晾在大石上，然後躲到溪底，游他一兩個鐘頭的泳。再上岸時，套上乾淨清爽的衣服，好不舒服！

中學及中學以前，物質生活之匱乏，養成他刻苦耐勞、勤奮節省，而且，悲喜不爲物所制的個性，直到如今。因爲悲喜不爲物所制，所以求學的精神生活是十分愉快的。他盡情地念他喜歡念的書，也常寫些古文、古詩，投到當地的報章雜誌上。所以他小小年紀，便頗富文名。

余承堯十九歲那年，正值民國初年，中原板蕩。他熱血澎湃，再也無法坐視國家分崩離析，於是毅然投筆從戎，加入反抗北洋軍閥的行列。

投筆從戎一舉，使得他遠離家鄉，視界大開，而同時也告別了貧困童年。在外征戰兩年的結果，當他由外地跋涉回鄉時，已是西裝革履，坐在轎子裏頭，由挑伕抬回家的翩翩青年了。

只是那回鄉途中發生的一段小插曲，使得他了解到錢財雖能使人生活舒適，但也能爲人惹來殺身之禍。話說那回，他身上攢夠了錢，且是著西裝坐轎子回家的，好不氣

派！誰知道，途經閩南安溪縣時，偏就遇上一夥強盜，約百餘人。爲首一人，拿槍抵住余承堯的胸口，他雖心悸，但仍力求鎮定，搶先機趕緊說「好聽的話」給那頭目聽，並主動打開木箱，任那頭目將他的錢、衣物統統拿走；唯一的要求只是，請那頭目留下三塊錢，做爲回家的路資。而說來好笑，那頭目竟留了五塊錢給他，比他需要的還多兩塊錢！就這樣，他逃過了一場浩劫。

回鄉後，家裏接著爲他辦喜事。婚姻生活給余承堯的穩定與甜蜜，前所未有的，但是亂世當前，畫眉之樂怎能比得過愛國愛民之心呢？

於是婚後一年，他痛下決心，暫別妻兒，遠赴日本。先在早稻田大學念了一年經濟，繼而轉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鑽研戰術，以期歸國後對國家民族有所貢獻。

那一段留學生歲月，正如同他少年時期的日子一樣，是精神生活充實，而物質生活奇缺的日子。

精神生活上，他除了浸淫在各種戰術運用外，更在一偶然機緣下，得知絃管音樂（即閩南南管音樂）在日本極受歡迎與重視，因此開始注意搜集資料，想盡一己之力，在回國之後，推展恢復高雅之古樂。

物質生活上之匱乏，最令他難忘的是，留學時，每餐吃的主食都是糙米加麥，而唯一的佐食則只是一塊醃蘿蔔而已，難以下嚥的程度，到了每餐都有人吃得掉眼淚的地步！但說也奇怪，難吃歸難吃，過磅時，大家都比入學時重了許多。

兩年半後，他學成歸國，受聘至黃埔軍校，擔任戰術教官。之後二十三年的戎馬生涯裏，爲國家立下無數汗馬功勞。除此之外，他也抓緊屬於自己的空閒時間，自修唸完許多古詩文。如抗戰勝利後，他利用在上海等船回永春的時間，每天從早晨六點到夜半

十二點，勤讀資治通鑑，如此這般過了個把月，終於把資治通鑑讀完。之後，也靠同等耐心和毅力，陸續讀完二十五史之類的大部頭的书。

余承堯對國家卓越的貢獻，博得國家對他的賞識。在軍隊中，他已升到中將的官階，遠景大好。然而，就在此時，他卻萌生退意，想要永遠脫離征戰生涯！當然，有很多人來勸他，勸的內容不外是前途大好，放棄了可惜云云。但是，外在的誘因終究平息不了他內心自我的反省：二十多年的征戰生涯裏，他雖從未親手殺死過別人，但是他却間接地與無以數計的生靈的死有關。於是，他仍舊執著着，以一顆自贖的心，自軍中退伍，時年四十八。

自軍中退伍之後，爲了家計，他開始經營起藥材生意，往來於廈門、臺灣和新加坡之間。孰料大陸變色，在外經商的他有家回不得，而他的妻兒也無法奔向他，就像那個時代的千千萬萬中國人一樣。

從此，余承堯獨居在臺。一方面繼續經營藥材生意，一方面讀書作詩自娛。

然而，從商之於他，就如從軍之於他一樣，他都必須味著良心，做一些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所以，漸漸地，他再度萌生退意。雖然從商可以爲他帶來大筆的財富與聲望，但對他而言，唯有退出所有的階層組織(hierarchy)，始能完完全全以自我本然的面貌，活在這個世界上，不貪、不佔便宜，舒舒服服地浸淫在南管與古文詩詞的世界裏。

停止經商那年，余承堯五十六歲。這一次嚐到無事一身輕的況味，他開始以自己的生命，去擁抱祖先遺留下來的精神遺產。除了向來的喜好：聽南管、發表南管論文、讀寫古文詩詞外，他也開始逛逛畫廊了。在這之前，繪畫一事從未進到過他的生命裏。然而，造化弄人，余承堯再也沒料到，畫廊裏掛著的山水畫，竟勾起他「想畫」的意念，